



列傳第八十七

北史九十九

突厥

鐵勒

王
臣

突厥者其先居西海之右獨為部落蓋匈奴之別種也姓
 阿史那氏後為隣國所破盡滅其族有一兒年且十歲兵
 人見其小不忍殺之乃刖足斷其臂棄草澤中有牝狼以
 肉餌之及長與狼交合遂有孕焉彼王聞此兒尚在重遣
 使尋之見在狼側并欲殺狼於時若有神物投狼於西
 之東落高昌國西北山山有洞穴穴內有平壤茂草周
 迴數百里四面俱山狼匿其中遂生十男十男長外託妻
 孕其後各為一姓阿史那即其一也最賢遂為君長故牙

門建狼頭纛示不忘本也漸至數百家經數世有阿賢設者率部落出於穴中臣於蠕蠕至大葉護種類漸強當魏之末有伊利可汗以上擊鐵勒大敗之降五萬餘家遂求婚於蠕蠕主阿那瓌大怒遣使罵之伊利斬其使率衆襲蠕蠕破之卒弟阿逸可汗立又破蠕蠕病且卒捨其子攝圖立其弟俟叔稱為木杆可汗或云突厥本平涼雜胡姓阿史那氏魏太武皇帝滅沮渠氏河史那以五百家奔蠕蠕世居金山之陽為蠕蠕鐵工金山形似堦鑿借號堦鑿突厥突厥因以為號又曰突厥之先出於索回在匈奴之北其落部大人曰阿謗步兄弟七十人其一曰伊質泥師

都狼所生也阿謗步等性並愚癡國遂被滅泥師都既別感異氣能徵占風雨娶二妻云是夏神冬神之女一孕而生四男其一變為白鴻其一囿於阿輔水劔水之間號為契骨其一國於剌折水其一居跋斯剌折施山即其大兒也山上仍有阿謗步種類並多寒露大兒為出火溫養之感得全濟遂共奉大兒為主號為突厥即納都六設也都六有十妻所生子皆以母族姓阿史那 是其小妻之子也都六死十母子內欲擇立一人乃相率於大樹下共為約曰向樹跳躍能最高者即推立之阿史那子年幼而跳最高諸子遂奉以為主號阿賢設此說雖殊終狼種也其後

曰土門部落稍盛殆至塞上市縉絮願通中國西魏大統
十一年周文帝遣酒泉胡安諾槃陀使焉其國皆相慶曰
今大國使至我國將興也十二年土門遂遣使獻方物特
鐵勒將伐蠕蠕土門率所部邀擊破之盡降其衆五萬餘
落恃其強盛乃求婚於蠕蠕主阿那瓌大怒使人詈辱之
曰爾是我鍛奴何敢發是言也土門亦怒殺其使者遂與
之絕而求婚於魏周文帝許之十七年六月以魏長樂公
主妻之是歲魏文帝崩土門遣使來弔贈馬二百疋廢帝
元年正月土門發兵擊蠕蠕大破之於懷芒北阿那瓌自
殺其子菴羅辰奔齊餘衆復立阿那瓌叔父鄧叔子為主

土門遂自號伊利可汗猶古之單于也號其妻為可賀敦
亦猶古之闕氏也亦與齊通使往來土門死子科羅立科
羅號乙息記可汗又破叔子於沃野北賴山且死捨其子
攝圖立其弟俟斤是為木杆可汗俟斤一名無都狀貌奇
異面廣尺餘其色赤甚眼若琉璃剛暴勇而多知務於征
伐乃率兵擊鄧叔子破之叔子以其餘燼奔西魏俟斤又
西破嚙噠東走契丹北并契骨威服塞外諸國其地東自
遼海以西至西海萬里南自沙漠以北至北海五六千里
皆屬焉抗衡中國後與魏伐齊至并州其俗被髮左衽
廬氈帳隨逐水草遷徙以畜牧射獵為事食肉飲酪身衣

裘褐賤老貴壯宜廉耻無禮義猶古之匈奴其主初立近侍重臣等與之以氈隨日轉九回每回臣下皆拜拜訖乃扶令乘馬以帛絞其頸使纒不至絕然後擇而急問之曰你能作幾年可汗其主既神情瞋亂不能詳定多少臣下等隨其所言以驗脩短之數大官有葉護次特勒次俟利發次吐毛發及餘小官凡二十八等皆世為之兵器有角弓鳴鏑甲稍刀劍佩飾則康有伏突旗纛之上施金狼頭侍衛之士謂之附離夏言亦狼也蓋本狼生志不忘稽善騎射性殘忍無文字其徵發兵馬及諸稅雜畜刻木為數并一金鏃箭鏃封印之以為信契候月將滿轉為寇抄其

刑法又叛殺人及姦人之婦盜馬絆者皆死淫者割勢而腰斬之姦人女者重責財物即以其女妻之閹傷人者隨輕重輸物傷目者償以女無女則輸婦財折支體者輸馬盜馬及雜物者各十餘倍徵之死者停屍於帳子孫及親屬男女各殺羊馬陳於帳前祭之遶帳走馬七匝詣帳門以刀斃面且哭血淚俱流如此者七度乃止擇日取工者所乘馬及經服用之物并屍俱焚之收其餘灰待時而葬春夏死者候草木黃落秋冬死者候華茂然後坎而瘞之葬日親屬設祭及走馬斃面如初死之儀表為塋立屋中圖畫死者形儀及其生時所戰陣狀常殺一人則立一石

有至千百者又以祭之羊馬頭盡懸之於標上是日也男女咸盛服飾會於葬所男有悅愛於女者歸即遣人聘問其父母多不違也父兄伯叔死子弟及姪等妻其後母世叔母嫂唯尊者不得下淫移徙無常而各有地分可汗恒處於都斤山牙帳東開蓋敬日之所出也每歲率諸貴人祭其先窟又以五月中旬集他人水拜祭天神於都斤西五百里有高山迥出上無草樹謂為勃登疑裂夏言地神也其書字類胡而不知年曆唯以草青為記男子好擣蒲女子踏鞠飲馬酪取醉歌呼相對敬鬼神信巫重兵死耻病終大抵與匈奴同俗侯斤部衆既盛乃遣使請誅鄧羗

子等周文帝許之收叔子已下千人付其使者殺之於青門外三年侯斤襲擊吐谷渾破之周明帝二年侯斤遣使來獻保定元年又遣三輩貢其方物時與齊人交爭戎軍旅動故連結之以為外援初恭帝時侯斤許進女於周文帝契未定而周文崩尋而侯斤又以他女許武帝未及結納齊人亦遣未婚侯斤貪其幣厚將悔之至是武帝詔遣涼州刺史楊荐武伯王慶等往結之慶等至諭以信義侯斤遂絕齊使而定婚焉仍請舉國東伐於是詔隨公揚忠率衆一萬突厥伐齊忠軍度陁嶺侯斤率騎十萬來會明年正月攻齊主於晉陽不剋侯斤遂縱兵大掠而還忠還

言於武帝曰突厥甲兵賤賞罰輕首領多而無法令何謂
難制馭由此者使人妄道其強盛欲令國家厚其使節
往重取其報朝廷受其虛言將士望風畏懼但虜態詐健
而實易與耳今以臣觀之前後使人皆可斬也武帝不納
是歲侯斤復遣使來獻夏請東伐詔揚忠率兵出沃野
公護趣洛陽以應之會議戰不利侯斤引還五年詔陳公
純大司徒宇文貴神武公竇毅南安公楊荐往迎女天和
二年侯斤又遣使來獻陳公純等至侯斤復貳於齊會有
雷風變乃許純等以后歸四年又遣使貢獻侯斤死復捨
其子大羅便而立其弟是為他鉢可汗他鉢以攝圖為宗

伏可汗統其東面又以其弟得但可汗為步離可汗居西
方自侯斤以來其國富強有凌轢中夏之志朝廷與之
和親歲給繒絮錦練十萬段突厥在京師者又待以優禮
衣錦食肉常以千數齊人懼其寇掠亦傾府藏以給之他
鉢亦復驕傲乃令其徒厲曰但使我在南兩箇兒孝順何
憂無物邪齊有沙門惠琳掠入突厥中因謂他鉢曰齊國
富強皆為有佛之緣說以因緣果報之理他鉢聞而信之
遣一伽藍遣使聘齊求淨名涅槃華嚴等經十人并誦律
他鉢亦躬自齋戒造塔行道恨不生內地建德二年他鉢
遣使獻馬及齊定州刺史范陽王高紹義白馬是年

之他鉢立紹義為齊帝召集所部云為之復讎宣政元年
四月他鉢遂入寇幽州柱國劉雄拒戰兵敗死之武帝親
總六軍將北伐會帝崩乃班師是冬他鉢復寇邊開酒泉
大掠而去大象元年他鉢復請和親帝策趙王招文為千
金公主以嫁之并遣執紹義送關他鉢不許仍寇并州二
年始遣使奉獻且迎公主為親而紹義尚留不遣帝又令
賀若誼往諭之始送紹義他鉢病且卒謂其子菴邏曰吾
聞親莫過於父子吾兄不親其子委位於我我死汝當避
大邏便及卒國中將立大邏便以其母賤眾不服菴邏實
其突厥素重之攝衛最後至謂國中曰若立菴邏者我當

率兄弟以事之如立大邏便我必守境利刃長矛以相待
攝圖長而且雄國人莫敢拒竟立菴邏為嗣大邏便不得
立心不服菴邏每遣人詈辱之菴邏不能制因以國讓攝
圖國中相與議曰四可汗子攝圖最賢因迎立之號伊利
俱盧設莫何始波羅可汗一號沙鉢略居都斤山菴邏降
居獨洛水稱第三可汗大邏便乃謂沙鉢略曰我與尔俱
可汗子各承父後尔少極尊我獨無位何也沙鉢略患之
以為阿波可汗還領所部沙鉢略勇而得衆北夷皆歸附
之隋文帝受禪待之甚薄北夷大怨會營州刺史高寶寧
作亂沙鉢略與之合軍攻陷臨渝鎮上敕緣邊修保郭峻

長城以備之沙鉢略妻周千金公主傷宗祀絕滅由是悲
衆來寇控絃士四十萬上令柱國馮昱屯乙弗泊蘭州摠
管叱李崇屯幽州達奚長儒據周槃皆為虜敗於是縱兵
自木破石門兩道來寇武威天水安定金城上郡弘化延
安六畜咸盡天子震怒下詔曰往者周齊抗德分割諸夏
突厥之虜俱通二國周人東慮恐齊好之深齊氏西慮懼
周交之厚各謂虜意輕重國遂安危非徒竝有大敵之憂
思減一邊之防竭生靈之力供其不往傾府庫之財費於
沙漠華夏之地實為勞擾朕受天明命子育萬方愍臣下
之勞除既往之弊回入賊之物加賜將士息在路之人務

於耕織凶醜愚闇未知深旨將大定之日比戰國之時乘
昔世之驕結今時之恨近者盡其巢窟俱犯北邊而遠疫
偏師逢而摧翦未及南上遽已奔北且彼渠帥其數凡五
昆季羊長父叔相猜世行暴靈家法殘忍東夷諸國盡挾
私讎西戎群長皆有宿怨突厥之北契骨之徒切齒磨牙
常伺其後達頭前攻酒泉于闐波斯揖怛三國一時即叛
沙鉢略近趣周槃其部內薄孤東紇羅尋亦翻動往年利
警察大為高麗蘇轄所破沙毗設又為紇支可汗所殺與
其為鄰皆願誅勦部落之下盡異純人千種萬類仇敵怨
偶泣血拊心銜悲積恨圓首方足皆人類也有一於此更

切朕懷彼地咎徵杖作將年一紀乃獸為人語人作神言
云其國亡訖而不見每冬雷震觸地火生種類資給唯籍
水草去歲四時竟無雨雪川枯蝗暴卉木燒盡飢疫死亡
人畜相半舊居之地赤土無依遷徙漠南偷存畧刻斯蓋
上天所忿驅就齊矣幽明合契今也其時故選將練兵羸
糧聚甲義士奮發壯夫肆憤願取各王之首思捷單于之
背此則王恢所說其猶射雁何敵能當何遠不尅但皇王
舊迹北止幽都荒遐之表文軌所棄得其地不可而居得
其人不忍皆殺無勞兵革遠規溟海普告海內知朕意焉
於是河間王弘上柱國且盧勳竇榮定左僕射高顯右

僕射虞慶則並為元帥出塞擊之沙鉢略率阿波貪汗二
可汗來拒戰皆敗走時虜飢不能食粉骨為糧又多災疫
死者極衆旣而沙鉢略以阿波驍悍忌之因其先歸龍擊
其部大破之殺阿波母阿波還無所歸西奔達頭可汗達
頭者名玷厥沙鉢略之從父也舊為西面可汗旣而大怒
遣阿波率兵而東其部落歸之者將十萬騎遂與沙鉢略
相攻又有貪汗可汗素睦於阿波沙鉢略奪其衆而廢之
貪汗亡奔達頭沙鉢略從弟地勤察別統部落與沙鉢略
有隙復以衆叛歸阿波連兵不已各遣詣闕請和求接上
皆不許會千金公主上書請為一子之例文帝遣開府徐

平和使於沙鉢略晉王廣時鎮并州請因其豐乘之上不
許沙鉢略遣使致書曰及年九月十日從天生大突厥天
下賢聖天子伊利俱盧設莫何始波羅可汗致書大隋皇
帝使人開府徐平和至辱告言語具聞也皇帝是婦父即
是翁此是女夫即是兒例兩境雖殊情義是一今重疊親
舊子子孫孫乃至萬世不斷上天為證終不違負此國所
有羊馬都是皇帝畜生彼有繒絲都是此物彼此不異也
文帝報書曰大隋天子貽書大突厥乙利俱盧設莫何沙
鉢略可汗得書知大有好心向此也既是沙鉢略婦翁今
日看沙鉢略共兒子不異既以親舊厚意常使之外今特

別遣大臣虞慶則往彼看女復看沙鉢略也沙鉢略陳兵
列其寶物坐見慶則稱病不能起且曰我伯父以來不向
人拜慶則責而喻之千金公主私謂慶則曰可汗竹狼性
過與爭將鬻人長孫晟說諭之攝圖屈乃頓顙受璽書以
戴於首既而大慙其群下因相聚慟哭慶則又遣稱臣沙
鉢略謂其屬曰何名為臣報曰隋國臣猶此稱奴沙鉢略
曰得作大隋天子奴虞慶射之力也贈慶則馬千匹并以
從妹妻之時沙鉢略既為達頭所困又東畏契丹遣使告
急請將部落度漠南寄居白道川內有詔許之晉王廣以
兵糧之給以衣食賜以車服鼓吹沙鉢略因西擊阿波破

禽之而阿拔國部落乘虛掠其妻子官軍為擊阿拔敗之
所獲悉與沙鉢略鉢略大喜乃立約以磧為界因上表曰
大突厥伊利俱盧設始波羅莫何可汗臣攝圖言大使尚
書右僕射虞慶則至伏奉詔書兼宣慈旨仰惟恩信之著
愈又愈明徒知負荷不能答謝突厥自天置以來五十餘
載保有沙漠自王蕃開地過萬里土無億數恒力兼戎夷
抗禮華夏在於戎狄莫與為大頃者氣欲清和風雲順序
意以華夏其有大聖興焉伏惟大隋皇帝真皇帝也豈敢
阻兵恃險偷竊名號今使感慕海風歸心有道雖復南瞻
魏關山川悠遠北面之禮不敢廢當令侍子入朝神馬歲

貢朝又恭承惟命是視謹遣第七兒臣窟含貝等奉表以
聞文帝下詔曰沙鉢略往雖與和猶是二國今作君臣便
成一體已敕有司肅告郊廟宜傳播天下咸使知聞自是
詔答諸事並不稱其名以異之其妻可賀敦周千金公主
賜姓楊氏縹之屬籍改封大義公主策拜窟含貝為柱國
封安國公宴於內殿引見皇后賞勞甚厚沙鉢略大悅於
是歲時貢獻不絕七年正月沙鉢略遣其子全貝方物因
請獵於代之間詔許之仍遣使人賜其酒食沙鉢略率
部落拜受賜沙鉢一日手殺鹿十八頭齎尾舌以獻還
至紫河鎮其牙帳為人所燒沙鉢略惡之月餘而卒上為

之廢朝三日遣大常弔祭焉贈物五千段初攝圖以其子
雍虞閭性懷遠令立其弟葉護歟羅侯維虞閭遣使迎歟
羅侯將立之歟羅侯曰我突厥自木杆可汗來多以弟代
兄以庶奪嫡失先祖之法不相敬畏汝當嗣位我不憚拜
汝也雍虞閭又遣使謂歟羅侯曰叔與我父共根連體我
是枝葉寧有我作主今根本反同枝葉願叔勿疑相讓者
五六處羅侯竟立是為葉護遣使上表言狀上賜之鼓吹
幡旗歟羅侯長願僕背肩目踈朗勇而有謀以隋所賜旗
鼓西征阿波敵人以為得隋兵所助多來降附遂禽阿波
既而上書請阿波死生之命上下其議左僕射高祖進曰

骨肉相殘教之盡也宜存養以示寬大上曰善頃因奉觴
進曰自軒轅以來德業多為邊患公遠窮北海皆為臣妾
此之盛事振古未聞臣敢拜拜上壽後歟羅侯又西征中
流矢卒其眾奉雍虞閭為主是為頡伽施多那都藍可汗
雍虞閭遣使詣闕賜物二千段每歲遣使朝貢時有流人
楊欽亡入突厥中謬云彭國公劉昶與宇文氏謀反令大
義公主表發兵樓邊都藍執欽以聞并貢勅布帛膠其弟欽
羽几設部落強盛都藍忌而擊之斬首於陣其年遣其母策
褥但特勒獻于闐玉杖上拜褥但為柱國康國公明年突
厥部落大人相率遣使貢馬萬匹羊一萬口馳牛各五百

頭尋遣請緣邊置市與中國貿易詔許之平陳後上以陳
叔寶屏風賜大義公主主心恒不平因書屏風為詩叙陳
亡以自寄曰盛衰等朝暮世道若浮萍榮華實難守沁臺
終自阜富貴今安在空事寫丹青盃酒怕無樂絃歌詎有
聲余本皇家子飄流入虜庭一朝覩成敗懷抱忽縱橫古
來共如此非我獨市名唯有昭君曲偏傷遠嫁情上聞惡
之禮賜益薄公主復與西突厥泥利可汗連結上恐其為
變將圖之會主與所從胡私通因發其事下詔廢之恐都
藍不從遣奇章公牛弘將美女四人以啗之時沙鉢略子
曰染干號突利可汗居北方遣使求婚上令裴矩謂曰當

殺大義公主方許婚突利以為然復譖之都藍因發怒遂
殺公主於帳都藍因突利汗有隙數相征伐上和斛之各
引兵去十七年突利遣使來迎女上合之太常教習六禮
妻以宗女義安公主上欲離間北狄故特厚其禮增牛弘
蘇威斛律孝弼相繼為使突厥前後遣使入朝三百七十
輩突利本居北方以尚主故商徙度斤舊鎮錫資優厚雍
虞悶怒曰找大可汗也及不和染干於是朝貢遂絕數為
邊患十八年詔蜀王秀出靈州道擊之明年又遣漢王諒
為元帥左僕射高穎率將軍王察上柱國趙仲卿並出朔
州道右僕射楊素率柱國李徹韓僧首出靈州道柱國燕

榮出幽州以擊之雍虞閭與玷厥舉兵攻染干盡殺其兄
弟子女遂渡河入蔚州染干夜以五騎與隋使長孫晟
朝上令染干與雍虞閭使者因頭特勒相辯詰染干辭直
上乃厚待之雍虞閭弟都速六棄其妻子與突利歸朝上
嘉之敕染干與都速六攜稍稍輸以寶物用歸其心六
月高顯揚素擊玷厥大破之拜染干為意利珍豆啟人可
汗華言意智健也啟人上表謝恩上於朔州築大利城以
居之時義安公主已卒上以宗女義成公主妻之部落歸
者甚眾雍虞閭又擊之上復令人塞雍虞閭侵掠不已遂
遷於河南在夏勝二州間磔徙掘堽數百里東西距河盡

為啟人畜牧地於是遣越國公揚素出靈州行軍柳爽
檀壽出慶州太平公史萬歲出燕州大將軍姚璹出河州
以擊都速六師未出塞而都藍為其麾下所殺達頭自立為
步迦可汗其國大亂遣太平公史萬歲出朔州以擊之遇
達頭於大斤山萬歲不戰而遁尋遣其子侯利伐從磧東攻
啟人上又發兵助啟人守要路侯利伐退走入磧啟人上
表陳謝曰大隋聖人隨可汗憐養者姓蒙恩赤心歸服或
南入長城或住白道染干如枯木重起枝葉枯骨重生皮
肉千世萬世長與大隋與羊馬也仁壽元年代州總督
洪為虜敗於恒安詔楊素為雲州道行軍元帥率啟人先

征斛薛等諸姓初附於啓人至是而叛素軍河北邊突厥
阿勿思力伏斤等南渡掠啓人男女雜畜而去素率上大
將軍梁默追之大破伏斤悉得人畜以歸啓人素又遣柱
國張定和領軍大將軍劉昇別路邀擊並多斬獲而還安
旣渡河賊復掠啓人却步素率驃騎范貴於窟結谷東南
復破之是歲泥利可汗及葉護俱被鐵勒所敗步迦及赤
大亂奚雲五部內徙步迦奔吐谷渾啓人遂有其衆遣使
朝貢大業三年煬帝幸榆林啓人及義城公主來朝行宮
前後虜馬三千疋帝大悅賜帛萬三千段啓人及義城公
主上表曰已前聖人先帝莫緣可汗存日憐臣賜臣安養

公主臣種未為聖人先帝憐養臣兄弟活惡相共殺臣臣
當時無處去向上看只見天下看只見地實憶聖人先帝
言語投命去共聖人先帝見臣大憐臣死命養活勝於往
前遣臣作大可汗坐者也突厥百姓死者以外還聚集作
百姓也至尊令還如聖人先帝於天下四方坐也還養活
臣及突厥百姓實無少短至尊憐臣時乞依大國服飾法
用一同華夏帝下其議公卿請依所奏帝以為不可乃詔
曰君子教人不求變俗何必化諸前在縵以長纓仍重書
蒼啓人以為磧地未靜猶復征戰但使存心孝順何必改
衣服也帝法駕御千人大帳享啓人及其部落酋長三千

五百人賜物二千段其下各有差復下詔褒寵之賜路車
乘馬鼓吹幡旗贊拜不名位在諸侯王上帝親巡雲中泚
金河而東北幸啓人所居啓人奉觴上壽跪伏甚恭帝大
悅賦詩曰鹿塞鴻旗駐龍庭翠輦回旌帳望風舉穹廡尚
日開四韓頌額至屠者接踵來索辦擊糴肉常饋獻酒盃
何如漢天子空上單于臺帝賜啓人及主金甌各一及衣
服被褥錦練特勒以下各有差先是高麗私通使啓人所
啓人不敢隱境外之交是日持書見敕令午引宣旨
謂曰朕以啓人誠長奉國故親至其所明年當往涿郡介
回日語高麗主宜早來朝使人其懼啓人乃扈從入塞至

定襄詔令歸蕃明年朝於東都禮賜益厚是歲疾終上為
廢朝三日其子吐吉立是為始畢可汗表續尚公主詔從
其俗十一年來朝於東都其年車駕避暑汾陽宮八月始
畢率其種落入寇圍帝於鴈門援兵方至始畢引去由是
朝貢遂絕明年復寇馬邑唐公擊走之隋末亂離中國人
歸之者無數遂大強盛迎蕭后置於定襄薛舉嘗建德王
世充劉武周梁師都李執高開道之徒雖僭尊號皆稱臣
受其可汗之號使者往來相望於道西突厥者木杆可汗
之子大邏便也與沙鉢略有隙因分為二漸以強盛東拒
都斤西至龜茲鐵勒伊吾及西域諸胡悉附之大邏便為

馱邏侯所執其國立鞞特勒之子是為泥利可汗卒子
達漫立號泥撻馱邏可汗其母向氏本中國人生達漫而
泥利卒向氏又嫁其弟婆實特勒開皇末婆實共向氏入
朝遇達頭之亂遂留京師每舍之鴻臚寺馱邏可汗居無
恒處終多在烏孫故地復立二小可汗分統所部一在石
國北以制諸胡國一居龜茲北其地名應安官有俟發聞
洪達以評議國事自餘與東國同每五月八月聚祭神歲
使重臣向其先世所居之靈致祭焉當大業初馱邏可汗
撫御無道其國多叛與鐵勒屠耆相攻大為鐵勒所敗時黃
門侍郎裴矩在敦煌引致西域聞其國亂復知馱邏患其

母氏因奏之煬帝遣司朝謁者崔君肅齋書慰諭之馱邏
其諾受詔不肯赴君肅謂馱邏曰突厥本一國也中分為
二自相仇敵每歲交兵積十年而莫能相滅者明知啓人
與馱邏國其勢敵耳今啓人舉其部落兵且百萬入臣天
子甚有丹誠者何也但以切恨可汗而不能獨制故軍事
天子以借漢兵連二大國欲滅可汗耳百官兆庶咸請許
之天子弗違師出有日矣觀可汗母向氏本中國人歸在
京師馱于賓館聞天子之詔懼可汗之滅旦夕守闕哭甚
悲哀是以天子憐焉為其輟策向夫人又匍匐謝罪因請
發使以召可汗令入內屬之恩於啓人天子從之遣使到

此可汗若稱藩拜詔國乃永安而毋得延壽不然者則向
夫人為誑天子必當取戮而信首虜庭發大隋之兵資北
蕃之衆左提右挈以擊可汗死亡則無日矣柰何惜兩拜
之禮刺慈母之命悅一句稱臣喪匈奴之國也馮羅聞之
瞿然而起流涕拜跪受詔書君肅又說馮羅曰啓人內
附先帝嘉之賞賜極厚故置兵強國富今可汗後附與之
爭寵須深結於天子自表至誠既以遠道未得朝覲宜立
一功以明臣節馮羅曰如何君肅曰吐谷渾者啓人少子
莫賀咄設之母家也今天子又以義城公主妻於啓人畏
天子之威而與之絕吐谷渾亦因憾漢職貢不脩可汗若

請誅之天子必許漢擊其內可汗攻其外破之必矣然後
自入朝道路無阻因見老母不亦可乎馮羅大喜遂遣使
朝貢帝將西狩六年遣侍御史肅節召馮羅令與車駕會
於大斗拔谷其國人不從馮羅謝使者辭以他故帝大怒
無如之何適會其酋長射墮遣使來求婚裝矩奏曰馮羅
不朝恃強大耳臣請以計弱之分裂其國即易制也射墮
者都六之子達頭之孫世為可汗君臨西面今聞其失職
附隸於馮羅故遣使來以結援願厚禮其使拜為大可汗
則突厥勢分兩矣帝曰公言是也因遣裝矩朝夕至館微
誑喻之帝於仁風殿召其使者言馮羅不順之意稱謝

有孝心吾將立為大可汗令發兵誅厥羅然後當為婚也
取桃竹白羽箭一枚以賜謝豐因謂之曰此事宜速使疾
如箭也使若過路經處羅愛其箭將留之使者請而得免
射墮聞而大喜興兵襲處羅大敗棄妻子將左右數千騎
東走在路又被劫掠遁於高昌東保時羅漫山高昌王麴
伯雅上狀帝遣裝矩將向氏親要左右馳至玉門關並昌
城矩遣向氏使詣麴羅所論朝廷弘養之義丁寧曉諭之
遂入朝然每有快快之色以七年冬處羅朝於臨朔宮帝
享之處羅稽首謝曰臣摠西面諸蕃不得早來朝拜公參
且遠晚罪責極深臣心裏悚懼不能盡道帝曰往者與突

厥處相侵擾不得安居今四海既清與一家無異朕肯欲
存養使遂性靈譬如上天止有一箇日照臨莫不寧帖
若有兩箇三箇日萬物何以得安比者亦知處羅摠攝事
繁不得早來相見今日見處羅懷抱豁然歡喜處羅亦當
豁然不煩在意明年元會處羅上壽曰自天以下地以上
日月所照唯有聖人可汗今日是大日願聖人可汗千歲萬
歲常如今日也詔留其羸弱萬餘口令其弟達度闕設牧
畜會寧郡處羅從征高麗號為昌薩那可汗賞賜甚厚十
年正月以信義公主嫁焉賜錦綵袍十具絲萬匹帝將復
其故地以遼東之役故未遑也每從行幸江都之亂隨化

及至河北化及將敗奔歸京師為北蕃突厥所害鐵勒之
先匈奴之苗裔也種類最多自西海之東依山據谷往往
不絕獨洛河北有僕骨同羅肅統拔也古覆拉號僕斤蒙
陳吐如紇斯結渾斛薛等諸姓勝兵可二萬伊吾以西焉
者之北傍白山則有契解薄落職乙啞蘇波鄰曷烏護統
骨也啞於尼護等勝兵可一萬金山西南有薛延陀啞勒
兒十槃達契等一萬餘兵康國北傍阿得水則有訶啞曷
截撥忽比干具海曷比悉何啞蘇拔也末謁達等有二萬
許其得疑海東西有蘇路羯三素咽篋促薩忽等諸姓八
千餘拂東蘇則有恩屈阿蘭北褥九離伏喝屈等近二萬

人北海南則都波等雖姓氏各別總謂為鐵勒竝無君長
分屬東西兩突厥君無所隨水草流移人性凶忍善於
騎射貪婪尤甚以寇抄為生近西邊者頗為藝植多牛而
少馬自突厥有國東西征討皆資其用以制北荒開皇末
晉王廣北征納格人破步迦可汗鐵勒於是分散大業元
年突厥處羅可汗擊鐵勒諸部厚稅斂其物又猜忌薛延
陀等恐為讎遂集其魁帥數百人盡誅之由是一時反叛
拒處羅遂立俟利發侯斤契斃歌楞為易物真莫何可汗
居貪汗山復立薛延陀內俟斤子也啞為小可汗旣敗莫
何可汗始大莫何勇毅絕倫其得衆心為隣國所憚伊吾

高昌焉者諸國悉附之其俗大抵與突厥同唯丈夫婚畢便就妻家待產乳男女然後歸舍死者埋殯之此其異也大業三年遣使貢方物自是不絕云

論曰四夷之為中國患也久矣北狄尤甚焉種落寔繁迭雄邊塞年代遐邇非一時也五帝之世則有獯鬻焉其在三代則獫狁焉逮乎兩漢則匈奴焉當塗典午則烏丸鮮卑焉後魏及周則蠕蠕突厥此其酋豪相繼年為君長者也皆以畜牧為業侵抄為資倏來忽往雲飛鳥集智謀之士議和親於廟堂之上折衝之臣論奮擊於塞垣之下然事無恒規權無定勢親疎因其彊弱服叛在其盛衰衰則

勢塞頽頽盛則率兵寇掠屈伸異能彊弱相反正朔所不及冠帶所不加唯利是視不顧盟誓至於莫相救護豈憑陵和親結約之謀行師用兵之事前史論之滿矣故不詳而究焉及蠕蠕衰微突厥始大至於木杆遂雄朔野東極舊境西盡烏孫之地彎弓數十萬別處於代陰南向以臨周齊二國莫之能抗爭請盟好求結和親乃曰與周合從終亡齊國隋文遷鼎厥徒孔熾負其衆力將蹈秦郊內自相圖遂以垂亂達頭可汗遠遁啓人願保塞下於是推亡固存返其舊地助討餘燼部衆遂彊卒於仁壽不侵不叛暨乎始畢未虧臣禮煬帝撫之非道始有鴟門之圍

屬群盜竝興於此浸以雄盛豪傑雖建名號莫不請好息
人於是分置官司摠統中國王文王帛相繼於道使者之
車往來結轍自古蕃夷驕僭未有若斯之甚也及聖哲應
期掃除氛祲暗於時變猶懷抵拒率其群醜屢墮亭鄣殘
敗我雲代搖蕩我太原肆掠於涇陽飲馬於渭汭太宗文
皇帝奇謀內運神機密動遂使百世不羈之虜一舉而滅
瀚海龍庭之地盡為九州幽都窮髮之鄉隸於編戶是帝
皇所不及書契所未聞由此言之雖天道有盛衰亦人事
之工拙也加以為而弗恃有而弗居類天地之含容同陰
陽之化育斯乃大道之行也固無得而稱焉

列傳卷終

列傳第八十七

北史九十九





Digitized by Google

